

征稿：〈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勿超過千五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 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初雪潤冬

李霞

今冬的第一場雪，下的一點都不扭捏，當天空變成灰白色，雲層堆積的厚度夠了，雪花就開始大大方方的飄落，從零零星星到洋洋灑灑到紛紛揚揚。光禿禿的地面屋頂和樹枝上，初落的雪花倏忽間就不見了，讓人忍不住仰頭看天，確定一下雪還下不下。雪依然紛紛揚揚的飄落著，把遙遙的天和地拉近了距離，慢慢的，屋頂白了，濕漉漉的地面也鋪上了薄毯一樣。當樹枝上也掛上一小堆一小堆的雪，這場雪算是下成了。

打把傘，出了院子，腳下的薄雪柔若無骨，踩上去無聲無息，有的還順勢化了。胡同裡便留下了一串我斑駁的腳印。出了胡同便是大馬路，馬路上車輛依然來往馳騁，把雪碾成水又摔成泥，斑斑點點的飛濺開來，一條黑濕的路便無限蔓延開去，彷彿在白茫茫的天地間挖出一條細長的黑色的溝壑。

雪花開始成團，有了重量，落在傘上時竟也有了輕輕的聲響，如門扉被輕扣。一時興起，乾脆收了傘把外套的帽子戴上，讓雪迎面而來。

而雪也彷彿調皮起來，紛紛拍在臉上，黏在額頭上，趴在鼻樑上，飛進嘴裡，甚至糊在眼鏡片上，讓我的視野瞬間被局囿于方寸之間。

沿著人行道向前走不遠就能看見隔著一條河的農田，田里一年到頭輪著種玉米和麥子，現在是麥子當值。只是墨綠色絨毯一樣的麥苗已經被潔白的雪蓋住，就像麥子們

自己拉了條白毯子把自己嚴嚴實實的蒙頭蓋住，並甕聲甕氣的說：我要睡了，明年春天見。於是空曠的田野更加空曠，一眼望去只是白和空茫。可這白並不讓人覺得單一和單調，它們輕盈又柔軟，清冽又濕潤，在雪花漫天飛舞的茫茫天地間充盈著無限的生機和靈動。

從架在小河上的小橋上走過去，小橋上留下的腳印就成了白白的小雪坑，腳下的雪開始發出輕微的咯吱聲，雪已經下到半個腳的厚度了。河水還沒結冰，落在水上的雪全部融在水裡，水好像也澄澈輕盈了許多。岸兩邊的雜草和蘆葦已經被覆了雪，乾枯的枝葉托著一撮一撮的雪，彷彿虔誠的信徒捧著他們的經傳，小心翼翼又滿心歡喜。

走進麥田踩在田埂上，便置身於一個白茫茫的空寂世界，閉上眼，深深呼吸著冷冽濕潤的空氣，伸出手感受雪的溫度和重量。感覺雪花落在手掌心，握住，它便變成一小灘的濕漉漉，涼涼的，滋潤著乾燥的掌心。雪落滿了一身，我不忍抖落，想像自己也是一棵麥子，就臥在這片無垠的白茫茫的世界的一隅，承天地之恩澤，寂寂生長成熟被收穫，然後進入下一場輪迴。

終是抖落掉滿頭滿身的雪花，重又打起傘，往回走。馬路上的車少了，黑色的路也漸漸變成了白色，偶爾的一輛車駛過，速度也慢下來，它或者是遠行或者是回家，車身上沾染了雪，一副頂風冒雪趕路人的匆忙形象，惹人生出諸多的感慨。

這場年年冬天都會來的雪，卻次次會帶給人不同的感受，它在揮揮灑灑間就灑掉了人世間的許多求而不得的煩惱，給世界一片清淨清明。它漫天飛舞，像經書裡漫溢散落的經文，被輕聲的吟誦著，浸潤安撫了浮躁的心。

冬天的水彩畫

吳征遠

晚飯後，我們一家沿著小區外的一條小路散步。來到一座小山邊緣時，愛人驚奇地說，一個月前我來過這裡，到處都是密密麻麻的芭草，現在居然開闢了這麼多菜地。

我走近一畦菜地，哇，大白菜長得真不錯。菜梗肥白，菜葉青厚，看上一眼便讓人忍不住產生採摘的衝動。這種大白菜，可是我們家的最愛，用米湯一煮，再加上適當的配料，那真是健康低碳的無上美味。

愛人說，我們也來開荒辟塊菜地，反正附近有一個大湖泊，水源充足，肥料可以網上買。這時候有好幾個散步的人經過，從他們的閒談中得知，這些荒地都是他們村子的。愛人就問他們，這荒地是你們的嗎？我們能不能在這裡種些菜？其中一個笑笑說，都是我們的，暫時沒什麼用途，你們隨便種吧，要用了會提前通知的。那太好了，我們明天週末動手。

第二天來時，重新審視了一下周圍的環境，發覺並不那麼簡單。泥土松厚，臨近路邊的荒地大多已被開闢。我在荒地轉了幾個來回，終於發現有個比較高亢的地方可以闢為菜地，只是芒草長得比我還高。商量後最後決定就選這裡。我手揮砍刀，用盡全力，砍了一叢又一叢。由於土質比較硬，芒草長得相當有風骨，用了將近一個小時才將芒草砍完。在砍芒草時，另一隻手要輔助抓草，所以等我停下來時，發覺兩隻手都是被割得傷痕纍纍，有些傷口已有不少鮮血沁了出來。不過，看到工序完成了大半，心裡還是蠻開心的。

第二天，我再來加工，把草根挖除，把旁邊的一堆泥鋪開，然後再到路邊把一些泥搬上來，這菜地的雛形就形成了。任由菜地曬了一兩天後，再在晚飯後抽空把網上買到的草木灰、雞羊糞肥和泥土攪拌均勻，這地就可以種菜了。我到湖邊請那位大嬸給了我一些菜苗，把它們種在菜地上。半個月後，綠油油的大白菜已有大半截手指那麼長，真不負我們的汗水。

又一個週末來了，我們決定採些自己的菜吃。湖邊那位種菜的大嬸曾對我說過，這個季節種大白菜容易長菜花。我說，好呀，我們挺喜歡吃菜花呢。開水一焯，配上調料，恐怕會把盤子也吃了呢。瞧，這不，這些菜真是有不少長了菜花。我先招呼了它們，然後整齊地把它们裝進袋子是，今天有好菜吃嘍！

摘好菜後，我又給菜澆了水，然後坐在旁邊一塊大石頭上歇息。這時候，已有不少人來摘菜、澆菜。舉目四望，這一片荒野基本上都種上了植物。齊刷刷的玉米、滿地爬蔓的蕃薯、已到收穫季葉子微黃的木薯和蔬菜。綠油油的蔬菜品種可真多，大白菜啦，甜麥菜啦，香艾菜啦、香蔥啦，紅蘿蔔白蘿蔔啦，紅莧菜啦，大芥菜啦，真是應有盡有。

小城的人們，別的沒什麼，若論勤勞，那是從不落後的。他們用雙手把這裡變成了詩意盎然的天地，變成了冬天的水彩畫。

凌寒獨自開

沈亞

小寒剛過，北風就像磨快的刀子，直往人骨子裡捅。昨天外出，我裹緊羽絨服，走向小區大門。經過保安值班室時，無意間瞥見，那盆水仙竟然開花。

半個多月前，我看見老宋蹲在花壇邊，手裡攥著小鏟子，正在土裡刨東西。老宋原在廠裡當鉗工，退休後到小區做保安。花壇裡的月季和冬青，早被凍得蔫頭耷腦。我走近才發現，老宋刨的是個破花盆，盆沿豁了個大口子，裡

面土塊發硬，長著一株水仙，但葉子細瘦發黃，就像患了重病的人。

「快枯死了，還留著幹啥？」我蹲下身問。

老宋用鏟子輕輕鏟開凍土：「前幾天，有人將它扔在垃圾桶旁，我就抱回來了。你看，葉子沒枯透，還能養活。」可我瞧著那水仙，怕是熬不過這個冬天了。

接下來的日子，我常見老宋伺弄水仙。他把水仙搬到值班室窗台上，那裡有冬日最暖的陽光。每天一早，他就用溫水把結塊的土泡軟，再用鏟子一點點剔除爛根；傍晚，又把花盆搬到避風的角落，裏上一層舊棉絮。

有人打趣：「你這是服侍祖宗啊，一盆破水仙，值得費這麼大力氣嗎？」老宋笑笑：「咋不值？也是條命呢。」

日子一天天過去，寒潮一波波到來。那株水仙卻漸漸有了起色，細瘦的葉子慢慢變得厚實，透出點點翠綠。更讓人驚喜的是，水仙的葉叢間，悄悄冒出了幾個花苞，小小的好像顆粒飽滿的珍珠。

我推開值班室大門，一股清冽的香氣，撲面而來。老宋坐在窗邊，手裡捧著茶杯，正盯著水仙出神。潔白的花瓣，襯著金黃的花蕊，像潑灑在雪地上的月光。

「你看，開了。」老宋的聲音裡帶著笑意，眼角皺紋擠成一團。我忽然想起來，老宋的老伴生前最愛水仙。每年冬天，窗台上總擺著一盆，花一開，滿屋都是清香。可老伴走後，那盆水仙就再也沒開過花。

「人和這花一樣，沒啥過不去的坎。」老宋喝了一口茶說「你給它一點暖，它就給你一點香。」

看著那株水仙，我突然記起王安石《梅花》裡的兩句詩：「凌寒獨自開」，「為有暗香來」。是的，這世上總有一些生命，在最冷的時節獨自綻放。它們不張揚，不索取，只是默默蓄力，等風來，等雪落，等一個屬於自己的春天。

陽光透過玻璃，落在花瓣上，沾染了一層薄薄的暖黃。風從窗外吹過，帶著雪的清冽，也捎著花的芬芳。我瞬間覺得，這個冬天，好像也沒那麼冷。

文藝副刊

海韻

王曾玉筆家屬捐瀛洲同鄉會

旅菲瀛洲同鄉會訊：本會鄉耆王長新，「長任」，王美波賢昆玉令慈，王衛曾老人謚玉筆老伯母，不幸於二〇二六年元月十日中午十二時四十分，壽終內寢，享壽八十八有四高齡，寶婺星沉，哲人其萎，軫念同深，出殯之日，白馬素車，飾終令典，極盡哀榮。其哲嗣幼承家訓，孝思純篤，秉承令先慈樂善好施之美德，愛國愛會的精神，於守制期間，悲慟之餘，不忘宗誼，特獻捐五萬元給予本會作為福利用途，孝道仁風，殊堪欽式，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施清祺、景賢、麗英

賢昆玉丁母憂

旅菲臨濮總堂訊：本總堂石廈鄉族親施清祺、景賢、麗英賢昆玉令先慈，亦即故施銳老先生之德配施府吳太君（謚雪霞）不幸於公元2026年1月18日下午八時三十分壽終內寢，享壽積閏一百十五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現設靈堂於計順市亞蘭禮舍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y 209-Magnolia，擇訂於公

元2026年1月23日（星期五）上午八時三十分出殯，安葬於聖國聚樂堂。本總堂聞耗，深表哀悼，特此向其家屬致以誠摯慰問，祈願節哀順變！

陳榮旋逝世

深滬中學暨附中菲律賓校友會訊：本校友會理事陳榮旋學長（原籍江深滬南春）不幸於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九日凌晨二時三十分壽終於崇仁醫院，享壽六十三歲，哲人其萎，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舍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304 AMBROSIA) 瞞堂，擇訂於零二六年一月二十六日（星期一）上午八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聚樂堂。本會聞耗，經已派人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並訂於元月廿五日（星期日）下午七時在其靈前舉行獻花祭禮，望全體校友撥冗參加及越日出殯執繩之列，以表哀思，而盡會誼。

陳榮旋逝世

大岷北區菲華工商聯合會訊：本會陳調解主任榮旋昆仲不幸於二〇二六年元月十九日凌晨二時三十分逝世於菲律賓中華崇仁總醫院，享壽六十三歲，哲人其萎，哀悼同深！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舍大街聖國殯儀館304室(Ambrosia) 瞞堂，擇定於二〇二六年一月廿六日（星期一）早上八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聚樂堂。本支部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並致送聯及奠儀，以表哀思，而盡洪誼。

館304室(Ambrosia) 瞞堂，擇定於二〇二六年一月廿六日（星期一）早上八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聚樂堂。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並訂於元月廿五日（星期日）下午七時在其靈前舉行獻花祭禮，望全體昆仲撥冗參加及越日出殯執繩之列，以表哀思，而盡會誼。

陳榮旋逝世

和記訊：僑商陳坤敏老先生（晉江科任鄉）亦即陳錦財，奇祥，清鈺，清清賢昆玉令尊，不幸於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九日中午十二時五十三分壽終於MAKATI MEDICAL CENTER，享壽八十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舍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12-HYACINTH 瞞堂，擇訂一月二十日（星期二）上午八時三十分出殯，安葬於巴蘭玉計岷尼拉紀念墓園。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

黃奕滬

（石獅市林邊（瓊林））

逝世於一月十七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舍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101-FLEUR DE LIS 瞞堂
出殯於一月廿三日上午十一時

楊志忠

（晉江市金井鎮捕宅清溝村——布澤）

逝世於一月十七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舍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310-PRIMROSE 瞞堂
出殯於一月廿三日上午八時

陳吳詠吟

（晉江市金井鎮溜江村）

逝世於元月十六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舍大街聖國殯儀館
202號靈堂（SANCTUARIUM 202-CHRYSANTHEMUM）
擇訂元月廿三日上午八時出殯

陳榮旋

（晉江深滬南春）

逝世於一月十九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舍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304-AMBROSIA) 瞞堂
出殯於一月廿六日上午八時

莊柯麗珠

逝世於元月十五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舍大街聖國殯儀館
312號靈堂 (Sanctuarium-312)
出殯於一月廿二日上午九時

施吳雪霞

（晉江市龍湖鎮石廈村中份）

逝世於一月十八日
現暫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舍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209-MAGNOLIA 瞞堂
出殯於一月廿三日上午八時三十分

本會全體理監事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一日秘書長

副監事長

副理事長

執行副理事長

董事長

董建立

楊躍進

董群寧

楊清銘

楊鴻前

楊輝煌

楊傳發

楊建立

董榮顯

董建

董文

董倫揚

董建